

X 喜 鹊

I Q U E

九丹长篇小说系列·《乌鸦》姊妹篇

九 丹 著

我确实把

男人比作我

前方的灯火，

我曾经向他们攀去，

但每当我的手

抚上他们的肩头时，

灯火熄灭了，

我一个一个攀去，

灯火一个一个熄灭。

其实男人就是男人，

灯火就是灯火。



X 喜 鹊 I Q U E

九丹长篇小说系列·《乌鸦》姊妹篇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喜鹊/九 丹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

ISBN 7-5354-2278-0

I. 喜

II. 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76595 号

责任编辑:韩 敏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刷: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bh.cn 传真:85443862

印刷:荆门市印刷包装总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插页:2

版次: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40 千字 印数:0—5000 册

ISBN 7-5354-2278-0/I·1798 定价 18.8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九丹，原名朱子屏，曾留学新加坡，已出版《乌鸦》、《漂泊女人》、《爱殇》、《喜鹊》、《乌鸦》在世界华语圈引起了广泛关注与热烈的讨论。

九丹长篇小说系列：

● 《乌鸦》 18.00元

● 《漂泊女人》 16.00元

● 《喜鹊》 18.80元

● 《凤凰》 18.80元

责任编辑：韩 敏
封面设计：王祥林



男人比作我
前方的灯火。

我曾经同他们攀去，

但每当我的手
抚上他们的肩头时，

灯火熄灭了。

我一个一个攀去，

灯火一个一个熄灭，

其实男人就是男人。

楔子

第一节

下午六点，我对着镜子往脸上厚厚的敷一种蜜粉——一种在都市成熟女性圈中流行的蜜粉。我仔仔细细的摩挲着，直到看不出一点毛孔。然后我穿上一身性感的衣服，性感得举手投足间春光乍隐乍现令人血脉贲张心猿意马想入非非。

我演示着各种撩人心意却又适可而止、略带妩媚却不风骚的姿势与动作。我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候在公交站亭里观摩学会这些。

现在，我已是一个风韵十足的女人。

实际上，我只是一个女孩，离十八周岁还差几个月的女孩。这种年龄走在街上还有人会怀疑第二性征是否已发育完全。

早上六点，我在浴室里把全身每一寸肌肤擦洗得干干净净，让每一个毛孔都欢快的呼吸。本不属于自己气味随着泡沫从身上流走，淡淡的处女幽香又从它们的身后娇怯地伸出了头。

我贪婪的呼吸着丝丝幽香，与此同时幻觉第 n 次攫取了我，

在彩色的气泡中我做了第 n 次幻想：自己心爱的男孩正温柔地沉溺在这份幽香之中。我实在很怕突然有一天它会荡然无存——被一个无理肮脏的家伙破坏无遗。

没有太多的时间容我陶醉，我急急穿上衣服，头发以其最自然的姿势下垂。

现在，我是一个最端庄最可人最善良最安全最可靠的女孩。

早上七点三十分，我煮上咖啡，换上另一身衣服，随便自然简单纯朴。然后随意挽了个发型。

我喜爱这个真实的自己，我宁可穿上这身打扮上街，尽管有些男孩会指指点点说我“小笼包”、发育还未完全，会扭过身子用以为我察觉不到的姿态暧昧的笑笑。

我一直对自己的皮肤和脸型感到满意。我不需要象其他女孩一样每天早上都要对着镜子挤痘痘、涂消肥霜、除雀斑、填填补补、耸着鼻子用小指指甲挑鼻翼两边的皮屑。

所以我稍稍有了点空闲。

我打开 CD，把严实的窗帏拉开少许，半掩着，只让一种暗晦的光线透进来，那最适合宁静虔诚的梦境。

咖啡的火候刚好，我半躺在一张藤椅上，点上一支紫罗兰。

咖啡与紫罗兰在空中交欢。

我让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沉浸其中，宛如一个生物标本浸泡在化学药液里。我努力享受着自我，储存着这份感觉，因为我怕有一天我会迷失了，错乱了。我希望那时我能找得着路回来

.....

下午四点三十分，重复早上六点.....

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要扮演的三个角色。房间是我的化妆间，外面是我的舞台。

我厌恶却如此习惯这种生活，仿佛自有我以来，我便开始了

这种生活,脱离就意味着消亡。

也许过上一段漫长的岁月再回过头来:哦——,我还是这样
.....

第二节

这个住处是我租来的。一个房间、一个洗手间、连带几件家具一块租来。我的房子去年七月份就被我卖掉了。那种房子古老得在这世上已无法找到与它同龄的人,地段又不好,所以换来的钱在安葬了我父亲和交了一个学年的学费后就所剩无几。

去年,我刚初中毕业,选读了幼师师范。学校里全是女生,不身临其境的人实在无法想象几千个女生同处一校而没有男生的情景。更可笑的是,大家总希望自己的学校至少偶尔可以看见几个男生,哪怕只看见他们在搔胳膊、挖脚丫、擤鼻子,甚至在吃吃地傻笑。

我已经忘记了很多事,刻意的去忘记,就好象忘记了就意味着不曾发生过。因为我必须坚强,而要坚强就必须学会忘记。

现在,我已抽完紫罗兰,刚好是早上七点五十五分。

我一口喝完剩下的咖啡,简单收拾了几本课本,拉开门再关上门。

房间里,残留的咖啡香与紫罗兰烟继续交欢.....

我边走边默默数着楼梯。嗯——没错,还是四十二道。

学校在文二路,我的住处在这的东面,不到五分钟的路程。我几乎每次都刚好先老师一步到达教室。微微拉开后门,身子从缝间滑了进去,坐在靠门最近的空位。

老师开始讲课,期间陆陆续续进来几个迟到的学生,从前门进来,穿了条新裤子的、穿了件新上衣的、甚至做了个新发型的

都要迟到，都要从前门进来。全班几十个学生，每天总有人多出点新的什么，所以每天总有人迟到。

老师一张脸扭曲得象坐在马桶上时的表情。

对面楼房的玻璃窗反射过来的太阳光直插入双眼，身子的其它部位全埋在淡淡的阴影里。阴影没有颜色。窗外有人在吭呵吭呵的挖树，空气中漂浮着痛苦的植物香味。滑进几片叶子。绿色的叶子。

坐在前面的同学上身往前倾，重量全倾往支在桌上的两条手臂上，漆黑的长发遮盖住两边侧脸，后颈发隙间闪出未经日晒的白皙的皮肤，皮肤略显松弛。

看情形她似乎在冥想又似乎在打瞌睡。

“下午钢琴课不去上吗？”大约十分钟后她转过头来问我。

“上的。”

“昨天下午你上哪了？”

“昨天下午？”

“昨天下午三点多，我和你在街上碰到，还彼此打过招呼。”她转着手里的笔：中指往内轻轻一拨，笔绕着大拇指转。

“回住处。”我淡淡敷衍。

我脑子里浑浑沌沌，记不清楚什么时候上哪去过，更不清楚和谁打过招呼，细细一想，隐隐约约觉得似乎有这件事，但再怎么努力也无法与具体时间搭上线：好象发生在很久以前，好象就在昨天，又好象这只是曾在脑袋里成形而没有付诸实际。

“一个人？”

“嗯！一个人住。”

“我是问昨天你是不是一个人回去。”她换了种方法转笔：无名指往外拨，笔绕着中指转。

“哦！是一个人。”我说。

她转回头去。

“没看到我正和另一个人走在一块吗？”没过一会，她又转过头来。

我想了想，说：“好象有的。”

“好象？”

“嗯，好象。”

她皱了皱眉头，说：“他是个男的。”

“板寸头的那个，对吗？”

“长发的！”她又换了种转笔方法：五只手指依次拨动，笔在各手指间绕来绕去。她好象是向我表演转笔，而不是跟我说话。我感到微微晕眩。

“个子很高，一米八一、八二，只是——不是很帅。”

“哦！个子很高，不是很帅。”

她又皱了皱眉头，笔差点脱离手指，说：“其实，他比较帅的。”

“哦！”

“怎么说呢？也不是比较，而是相当。对——，相当帅。有很多女孩子倒追他。”

“我看，他比我们学校所有男生都帅。”

她笑了，笑得很开心，笔也转得很顺，只是她忘了学校里一个男生也没有。

“你说，那个男孩怎么样？”

叫我怎么说呢？他昨天并没在我脑中留下什么印象，我所知道的只不过是刚从她那听来的。“他吗？太帅了，不安全，实在点好。”我说。“什么？不好？你说我男朋友不好？”她的笔终于掉在了地上。“他？你男朋友？哦！不好意思，我以为你在向我介绍……”

她愤愤地转回头去。

树在第三节课终于被挖走，留下散落一地的叶子，绿色的叶子。太阳已接近中天，对面玻璃窗的日光反射不再照往我的身上，我整个埋在阴影里，阴影没有颜色。

那同学没再回过头来，直到第四节下课了。

“下午我男朋友约我出去，如果老师问起来，帮我说一声，就说我生病了。”她说。

“嗯好吧！”

她嘴巴绽了绽，最后问：“你没男朋友吗？”

“男朋友？”

“嗯！”

“男朋友??”

我又问了一次，这一次问的是我自己。

第三节

何成是我男友，第一任男友。“第一”，并不表示将会出现“第二”，起码我希望没有“第二”。至于我是他的第几任女友，我不知道，或许前面已有了九百九十九任，但不管怎样，我希望我是他最后一任女友。

跟何成认识是在什么时候？我努力回想，过了很久，只想起大概在三个月以前。具体几月几日已记不起来，就好象在污水里浸泡了很长时间的纸条上的字迹，模糊不清，无法辨认。房间里台历上倒标注了这个日子。

他经常来我晚上工作的地方，多了久了也就认识了，如此而已。没有繁忙街头邂逅，没有岑寂午夜际遇，总之，跟“恰好”、“恰巧”、“恰恰”等一切有“恰”字的词语成语或句子无关，也就是

说跟浪漫无缘。浪漫往往只是以小说作者精心营造的“恰巧”为基准而建立起来的产物。

我跟他交往平平淡淡，宛如一篇学术性论文，有的只是数据和简单明了的语言。有一种“既然这样，那就这样吧。”的味道。曾有一次我就这个问题问他。

“成，我们之间似乎缺乏点什么，总有一种可有可无的感觉，连带身周的一切都显得呆板笨拙。说真的，你也好，我也好，对方都不是很在乎，甚至可以说是根本不在乎。就好象有一个人这样安排了我俩：‘你们在一起有问题吗？’我俩回答：‘没有。’‘你们不在一起可以吗？’我俩想了想，回答：‘可以。’‘那你们就在一起吧。’于是，我和你两个人就在一起了。”我说。

“很久以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就有了个杯子，喝咖啡用的咖啡杯，平时总觉得可有可无的，也从没刻意注意到过它的存在。前天，我丢失了，结果咖啡喝不成了，生活也乱套了。”他说。

“‘可有可无’只是表面的。知道吗？表面的。”他的双手轻轻的按在我的肩膀上。

“没有一条河是自始至终浪涛翻滚、水花飞溅地直达大海的。表面的平静是伟大的，是隐藏的力量 的征表，蕴涵着丰富和深邃的感情与激情。”他凝视着我说。

那次的谈话就到这为止，以后也再没提起过这个问题。

他说到了“激情”。

我在一个人发呆时偶尔很可笑很神经质地联想到他的激情只是做爱罢了。

何成曾有三 次表露出要跟我做爱的意思。

第一次，很委婉，绕来绕去的足足可以充满整个房间的一堆话里隐隐提及、点到为止。他喜欢绕圈子捉迷藏，我便跟他玩捉

迷藏：我装傻。结果是：他钻进浴室冲了个冷水澡，那时还在三月初。

第二次，很显然。他说的话几乎可以使任何有脑袋的动物明白意思，就差没说“我要跟你做爱”。不过我还是装傻。最后他又钻进了浴室，半天没出来。

第三次，他一句话也没提及。也就是在上面那次谈话之后，他的双手从我的肩膀慢慢下滑，一只手到了后背，另一只手到了臀部。“嚓”的一声，一种异样的感觉迅速蔓延我的全身。当然，实际上是听不到那声“嚓”的，只是这样感觉而已。我心跳加速，开始了微微喘气。有一段时间我的意识完全模糊。在只剩胸罩和内裤时，我突然一把推开他，这完全是心底骤然升起的惧怕所驱使，便如陡然伸手推开骤然迎面而来的异物，生理学上称之为“应激性反应”。我蜷缩着，整个身子如暴雨中的枝叶哆嗦颤抖着。强烈的害怕和因之而起的茫然统治了我（包括身体和精神）。何成穿着条裤衩默默地坐在单人沙发上慢慢地将冰箱里的冰淇淋全吃完了。

第四节

下午钢琴课结束后，我到附近那家超市买些食品和生活用品。我在超市门口想了很久，从洗手间的挂钩想到窗台外的晾衣架，这般思索很消耗精神。总担心漏掉什么，如果真漏了什么，我就象失魂落魄般或心浮气燥。我试图改掉这费神而没必要的习惯，可每每以失败告终。我清清楚楚的明白这种习惯的多余；可改掉与明白完全就是两码事。

我选了四个挂钩、两个活塞、一个开瓶器、两排七号电池、一包雕牌洗衣粉、三袋宁波汤圆、十包各种零食等等三大袋。在离

收银处不远我又仔细想了几分钟。

等走出超市，又觉得活塞只要买一个就行，洗衣粉根本就不必买。

回到房间已到三点。

我取出 Chopin 的小夜曲，挑了张 Thebeatles 的《LetItBe》放入，然后按下“PLAY”。第一首《TwoOfUs》结束时，我已磨好够两个人喝的咖啡豆，点上酒精灯。

我看了一眼台历，“四月二十五日”，确认了上面的四个数字。我愣了愣，拿起台历往前翻，过了九十六页，“一月十八日”下面赫然标注着“与何成认识”。我又定了定，好象要把这个日子记住，可它只是在脑中一飘而过，至于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空空的。

我翻回“四月二十五”那页，放下。从储物柜里取出一瓶啤酒，350ml 装的。开始找开瓶器，过一会才想起原先那个前两天就丢失了，今天刚买回一个。

我半躺在藤椅上，点上支紫罗兰就着啤酒抽了起来。烟开始弥漫，先是在我四周如幽灵般绕了一圈，然后扩散到房间。二十来分钟里，我就这样出神的望着烟。

时钟指到三点三十分，咖啡已煮好，把它分别倒在两个杯子里。暂停 CD，CD 刚在放第五首《DigIt》。一下子静下来，仿佛能听到烟飘动的声音。

楼下传来生锈的铁门轴转动而发出的“锵锵叽叽”的声音，接着是笨重的胶底皮鞋磨擦水泥发出的干燥声响。我站在门后默默地数着，四十二声后，我“唰”的打开了门。

“我来了。”他说。

“嗯。”

“你知道是我来了？”

“嗯。”

“真的知道？”

“我听到你上来的声音。”

“是吗？”

“我喜欢听你来时的声音，但无所谓你在不在这里。”

我让开门口，让他进来。

何成坐在我刚才坐过的藤椅上，掏出利群放在几上紫罗兰旁边，从紫罗兰里抽出一支点上。我递上刚煮好的咖啡。

他接过，说：“很热。”

“刚煮好的。”

沉默。烟燃烧时发出“兹兹”的细微响声。

我抽出一支利群点上，然后按下CD的“PLAY”键。

第六首《LetItBe》：

“WhenIfindmyselfintimesoftrouble

MotherMarycomestome

Speakingwordsofwisdom

Letitbe

Andinmyhourofdarkness

Sheisstandingrightinfrontofme

Speakingwordsofwisdom

Letitbe

.....”

咖啡、啤酒、紫罗兰、利群各种气味如同多层蛋糕那样重重叠叠地沉淀在一起。我与何成之间的空气郁结了一般，房间里荡漾着一股沉沉的气氛。处在这种气氛中感觉宛如耳边充斥着一头枯瘦老牛不堪重负的“哼哧哼哧”的响鼻。

许久许久的缄口不语，两人只是一味的抽烟、喝酒或喝咖

啡。初夏的风拂动窗帏发出低沉的声音。透过房间里的重重烟幕凝望外间，仿佛已是暮色蔼蔼。

对面楼房的外墙斑斑驳驳，犹如被刮了一半鱼鳞的鱼身。那上面的窗户破旧且牵拉着坏掉的窗门，俨然一对死不瞑目的人张着的眼睛，凄然空洞不满愤懑诡异。不知何故，我竟想起了大仲马《双雄记》里的赛荣修道院。

何成死劲拧熄了第二支烟——这支是利群——，烟蒂与前一支紫罗兰烟蒂并排躺在烟灰缸里，怪异地扭曲着，就象刚性交完毕的一男一女。

“今天过得怎样？”他冒出一句话。

“早上上四节课，看着一棵树被挖走，在学校里吃中饭，下午弹钢琴，帮一个同学请了假，回房间前逛了一圈超市。”我喝了口啤酒。

“什么树？”他在找话题。

“大树。”

“很粗？”

“嗯，比你指头粗。”

他开始抽第三支，这次又换抽紫罗兰。前半支烟时间里，他一直盯着忽闪忽闪的烟头，也不弹落烟灰，任凭它增长、坠下。

“一起吃晚饭吗？”他问。

“待会还有事，没多少时间，算了。”

“去接小孩？”

“嗯。”

“辞掉吧。这工作不好，刚好在晚饭时间。”他换了个姿势——斜躺在藤椅上。

“就为能和你一块吃饭？”我熄了他进来后的第二支，猛地把它扔到窗外。